



大千如是

Da Qian Da Zu

◎ 红线女 著

仿佛在时间之外 看时间弹拨生命的音符
生老病死 喜怒哀乐 过去或现在



重庆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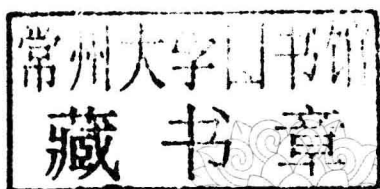
<http://www.cqup.com.cn>



Da Qian Da Zu

大千如是

◎ 红线女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千大足 / 红线女著.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5624-5755-8

I. ①大… II. ①红… III. ①诗歌-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05711号

大千大足

红线女 著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朱 成 版式设计: 何海林

责任校对: 谢 芳 责任印制: 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 (A区) 内

邮编: 400030

电话: (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 (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三达广告印务装璜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2 字数: 83千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5755-8 定价: 35.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苦难之尊

○ 梁小斌

现在看来，由一个诗人或是几个诗人出现而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了。何小燕身为一个小学教师，她写出峨眉以东五百里处的大足之佛，她凝神运笔，将大足之佛之诗写得那么长，其神性的讴歌也真像米粒从一个碗里跳到另一个碗里，在她的村庄之外，似乎也荡漾着神性米粒的芳香。

在读《大千大足》时，我在想，依照过去的诗歌史现象，一个人写了某种神性的诗篇，于是他成为诗人。他们是怎么成为诗人的呢？因为，创造世界的根本莫过于重新创造神。郭沫若的凤凰涅槃说，海子的自我至尊说，都试图解决这个世界的原创问题，这样，诗中的人高出了神性，诗人也就诞生了。

而小燕涉及的神性，她完全走的不是这种激情的诗路，因为，大足石刻虽然是人刻的，但小燕绝不认为是她刻的。她生活在重庆郊区，她从小就看见它，她的祖祖辈辈都曾以儿童的眼光看着释迦，释迦和家乡山水一样，是一种天然的世界，而不是谁的营造，或是再创。

这样，我就仿佛看见，小燕每天从家里出来，先到宝





顶山去了一趟，然后去学校，从学校出来，再在大足石刻的旁边买一点菜，然后回家。她的日常神性向往的踪迹重复反映了什么样的意思呢？原来，小燕感恩于她真正地沐浴在神光山色之中，因为有了沐浴，她也就不知道还有许多人间苦处，她就能一个人带着孩子去远方看病。

这个诗坛已经充斥着形形色色的营造。所谓营造，就是他本来是端坐在大山深处的神，移到离自己最近的地方，这个最近的地方大概就叫心灵。一个人，如果仅在自己住的房间里供奉物质，这当然不好，但如果他供奉一个释迦的石刻，这样我们就以为他心灵高级得多，这就是怎么省事怎么来。从此，他也不用出远门去朝拜了。这也如同把自然的山水移到自家后园，看上去是爱着自然，实际上也有一点打家劫舍的味道。

笔者在读小燕诗的时候不禁想到，有一个民间画家喜欢画金陵十二钗。我纳闷，大观园里的姑娘们，民间人士怎么也知道了呢？这看上去是美丽弥漫到民间，这实际上的意思在说，我们只有砸烂了大观园，才可以画那里面的姑娘们。

我读过的诗坛上的一些神性诗篇，均是在砸烂了神性之后，把神移到自家纸上的结果。而小燕的诗大概不是这样写就的。释迦的山色在她心中更胜于在她的诗篇之中。她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她没有为自己的私心营造神性。我们为什么不注意诗坛上的这个最为珍贵之处呢？

我注意到，小燕写到了晚唐时期以武力崛起的韦君靖，后来他开创北山石刻，她还写到了她龙水的“五金之乡”。当“尘埃落下，镰刀亮了，铁锤红了”，大铁铲流



干了最后一滴泪，在大足之佛的凝望之中，流淌着的是时间和沧桑的变幻。当大足之佛是一种永恒时，而世事却是时断时续的叮叮当当的敲击声。关于永恒和世事凋零的辩证法，这里面的关系极不容易掌握，永恒与世事凋零是对立起来而从事的写作。如果我们见得多了，也难免感到这是一种新的俗见。

小燕也许是无意识地写作，她却能将发展变化的龙水与永恒之物内在地连成一片，变成她如同在神性面前百感交集的一种情愫和一种大的气象。她的重庆女子的天性，将已发生的事情视为至上之永恒。并且，超越了她对于世事的批判，因为，在一切能够引起批判的世事里，在小燕看来，均有神性的闪光，神性依然存活在世事之中。因此，她写大千世界中的佛，其神性依然在苦难之中。我们绝不能抛弃苦难，仅仅只留下神性。苦难，自然不是洗浴神性婴儿的洗澡水，但它是引出小燕神往的丝线，而与释迦相连。

一切石刻，故事，还有大足都在歌唱。谈到歌唱，真有一点凤凰涅槃的影子，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小燕的一切，是否比她曾经的老乡郭沫若要广阔一点，自然不能妄加评论。从诗学的角度看，我们不能走离开故乡后再歌唱故乡的老路，也不能走离开了神性，再歌唱神性的曲折之径。小燕，却幸免于此难。

关于这部诗集的语言特征与内在朴素光华，也就不再赘述了。是为序。



梁小斌：朦胧诗重要诗人之一。早期诗作《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雪白的墙》等被列为新时期朦胧诗代表作。一些主要作品多次被选为大学文科教材和全国普通高中语文教材，已出版诗集《少女军队鼓》《在一条伟大河流的漩涡里》，思想随笔《独自成傭》《地主研究》《梁小斌如是说》。

2005年中央电视台首届年度桂冠诗人，2007获中国当代诗歌研究中心颁发的首届“诗探索”奖，现为自由撰稿人。

悬知千载后 记有华章来

◎ 王明凯

重读赵朴初老先生1988年登临宝顶山的诗句：“千载一时事，龙岗慧眼开，悬知千载后，记我此山来”，仿佛看见一只飞翔的燕子，把一身美丽的羽毛，一根一根拔出来，幻化成诗行，插种在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插种在遍及1300平方公里所有神性十足的山上，沐浴着圣洁高远的佛光，从唐风宋雨中一路浩荡而来，华彩四溢，汹涌澎湃，照透红尘，辉映大千。

这，就是何小燕风光旖旎的抒情长诗——《大千大足》！

《大千大足》，让你在温润的紫气里，聆听“北山绝唱”。那最早的第一声斧凿清音，从晚唐的历史深处传出，把昌州刺史韦君靖祈福祝寿的心绪和绅士平民崇尚神明的创造，物化成毗沙门天王、媚态观音、水月观音、千手观音、地藏王、释迦牟尼、西方三圣、三世佛、观无量寿佛经变相……物化成修行万里、普渡众生的佛光，一天天、一年年、一代代，氤氲着北山、氤氲着子民，氤氲着思想和行为，让恶魔、贪鬼、小人和奸贼褪去外衣，让鲜花、灯火、善果和生命大爱人间。这是千载大足的一大亮光。





《大千大足》，让你在磅礴的气度里，仰望“宝顶传说”。那叮叮当当的凿山节奏，从蛮荒的宝顶响起，把“不现比丘身”的赵智凤清苦70年倾动朝野的壮举，雕刻成传世万代的护法神像、六道轮回图、广大宝楼阁、千手观音、佛传故事、释迦涅槃圣迹图、九龙浴太子、孔雀明王经变相、毗卢洞、父母恩重经变相、雷音图、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相、六耗图、地狱变相、柳本尊行化图、十大明王、牧牛图、圆觉洞、柳本尊正觉像……辉煌的传说从南宋走来，越过大佛湾、小佛湾、黄桷坡、松林坡、广大山、龙头山，让我们年复一年、代复一代，与佛见面，与魂见面，与5岁落发为僧、16岁云游天下、20岁普施法水、70年终成大器的一代大师赵智凤见面，与集佛、道、儒于一体的“石刻晚钟”见面，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伟大真谛见面。这是“宝顶传说”的功劳，这是《大千大足》的功劳。

《大千大足》，让你在惨烈的悲壮里，惊闻“地狱悲歌”。血淋淋的锋、血淋淋的刃、血淋淋的肉、血淋淋的血……作者带领苦难的灵魂，依次走过拔舌地狱、剪刀地狱、铁树地狱、孽镜地狱、蒸笼地狱、铜柱地狱、刀山地狱、冰山地狱、油锅地狱、牛坑地狱、石压地狱、舂臼地狱、血池地狱、枉死地狱、磔刑地狱、火山地狱、石磨地狱、刀锯地狱。梵音在耳边响起，正直、和雅、清澈、深满、遍周远闻：“多行善，少作恶，免下地狱受折磨。”苦难的呐喊，同样在耳边响起：“来吧，把所有的刀剑都拿来，长的短的铜的石头、红的白的五彩的、世俗的美好的……来吧，把所有的罪孽和灾难都给我。”面对苦

难，这是何等的大义凛然和担当承受啊，我佛有眼。

《大千大足》，让你在飘渺的仙乐里，向往“红尘恋恋”。从地狱里煮出来的灵魂，与作者一道，越过惨叫猎猎的地狱之门，越过唐风宋雨的天王殿、帝释殿、大雄殿、维摩殿，越过大苦大难大喜大悲的宝顶山、北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落到人间红尘，落到大千大足。笛女把横笛吹得眼含明月，白鹅把龙水喙得微波涟漪，阳光依旧普照大地、天空挤满孩童的眼睛，千年古柏生机盎然，袅袅炊烟飘飞如练，龙水湖的水醺出诗意，教室里的歌响彻长天，这是佛光、阳光和心灵之光的照护。只要有爱，还有什么不能吞食？只要有爱，还有什么不能包含？阳光照不到时，有月光照耀，月亮落土了，太阳会上山！

《大千大足》，让你在虔诚的期待里，祈祷“生命升华”。我佛在上啊，大苦大难的人，经过十八般煎熬的人必有后福，她应该奔腾、升华、跨进天堂的门槛。“毗卢遮那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面带笑容，站在红尘之上，像圣洁的莲花，像久远的香，拂过大地、拂过我和我们的人间。”于是，远方打工的弟弟得到真爱，疾病缠身的儿子心灵不再畸形，长大了的人间远离虚空与灾难，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不再长出SARS和禽流感，我们期待天堂般的升华，祈祷智慧、恩典、和谐和幸福长满大足和所有的城市与乡村的空间。

《大千大足》，让你在嘹亮的节奏中，高歌“大地万古”。什么时候，千年的佛祖显灵了，千年的梵音响彻天际，千年的佛光普照大地，给大地以黎明、给山川以美貌、给江河以血液、给海棠以衣裳、给女人以鲜





花、给男人以健朗。大自在、大自足，牵来东面的目光、西面的目光、里面的目光、外面的目光，从韦君靖的龙岗寨、从赵智凤的宝顶山，到万里山河每一扇擦亮的窗口，到龙岗龙水每一缕飞升的彩霞，协奏着同一音标：万古大地，大地万古。于是，高粱火辣辣地红、铁水火辣辣地红、日子火辣辣地红、爱情火辣辣地红、积德向善的潮涌火辣辣地红。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无数的光阴来来回回，无数的回声走来走去”，我仿佛觉得捧着沉甸甸的《大千大足》，就是捧着何小燕的苦难之旅。小燕酷爱诗，视诗如命，酷爱儿子，视儿子如命，她的命就是“诗+儿子”的方程式，为了诗，为了儿子，她能付出一切，为了诗、为了儿子，她敢视死如归。儿子的智障性耳聋是她滴血的痛，作为小学教师的她，与丈夫微薄的收入要养活四口之家，本身就很拮据，还要一遍又一遍地跑重庆、飞北京，把日积月累的血汗变成医院昂贵的收费单，小燕借款、举债、卖房子，在出租屋的黑暗里煎熬与挣扎……但是，但是她从没放弃文学，从没放弃诗，因为那也是她的命。她把自己的血、自己的泪、自己的汗水和才情搅拌成诗行，连篇累牍地刊发在《诗刊》《星星》《大家》《绿风》《红岩》等刊物上，先后推出了《频来入梦》《风中的眼睛》《手指上的月亮》等个人诗集，《大千大足》是她哭着用泪水、苦水和血水写出来的生命之诗，我们每一个品读她的人，难道不应该为她悲与恻、呐与喊、鼓与呼吗？

用苦水泡出了《大千大足》，何小燕幸福得“心花怒放”，她看见自己美丽的家乡“露水在闪光，蜜蜂在采

蜜，微风在舞蹈，蟋蟀在歌唱……”可是作为文学工作者的我，心情沉重如铅，总认为何小燕的“心花怒放”犹如“苦恼人的笑”，好在佛祖有眼，菩萨显灵，让“春天里耕耘的大足、夏日里行走的大足、秋色中待产的大足、昂首在冬季的大足”，用她1300平方公里的灵性，捧出了百年千载的第一部长诗《大千大足》。唯此，斗胆套用赵朴初老先生的诗句作结：

千载一时事，
我佛慧眼开；
悬知千载后，
记有华章来。



王明凯：男，1954年生，四川大竹县人，大学文化，中国共产党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重庆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重庆市文联副主席。

从大足指向世界和人心： 大足石刻和个人命运合一的大悲咒

◎ 曹 谁

在当下，自由诗的合法性一直有人在争论，长诗的合法性更是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我在《亚欧大陆地史诗现代史诗存在的合法性：自由诗时代的抒情冥想“大诗”或“第三史诗”（自序）》中说：“今天我们没有神性的故事，失去巧妙的韵律，诗歌似乎是每况愈下，面临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不过正因如此，诗歌更回到诗歌本身，我们通过冥想重新构筑或昭示那个世界本质，我们通过抒情进入诗所独有的那种内在韵律，这就是今天的史诗的存在状态。”一口气读完红线女的《大千大足》，我惊喜地发现一种独特的抒情长诗，在这首长诗中她将自己的命运和大足石刻融为一体，这里写的已经不是大足，大足就如佛教中象征宇宙的坛城一般，向内通向人心，向外通向世界，我们在大足经历这个世界的全部。

长诗通常有一个故事结构，这首长诗却完全是以抒情诗的形式写的，不论内在构架还是外在语言都是以化不开的“情”来支撑的，拆开来完全是一首首优美的抒情诗，情去则一切消散，只有红线女可以做到。我在读这首长诗时经常分不清现实和虚构，她经常自如出入自己的诗行，



已经人诗合一，读者也在不经意间被卷入，这跟红线女敏感而率真的脾性是相合的，也是她的诗歌最大的特征。

“北山绝唱”和“宝顶传说”分别是写韦君靖开凿龙岗山石刻和赵智凤开凿宝顶山石刻的，这二处石刻也是大足石刻最主要的两个组成部分，其他三处在最后一章略写。“在红尘大千/在许多生命之前、之后、之中/在大足/在一切真情经过的地方/绽放出/山的巍峨/水的灵秀/石刻的精妙/以及人的模样”；“一链接一链/一环连一环/一步跟一步/从山脚到山腰/从石头到石刻/一级级/一步步”，“所有的慢/在向往的风声里/寻觅着很短的一世”。两个历史事件是骨架，作者的抒情是血肉，叙事和抒情在这里融为一体。

“地狱悲歌”是写十八层地狱的，在这一章中受难的人都是一个女性，作者无意间将自己和历史上千万受苦受难的人融为一体，我们仿佛看着舞台上的悲剧女演员在舞蹈，让人心惊肉跳之余又爱怜疼惜。在尖刀地狱，“她踩着尖刀/穿过刀山/她一遍又一遍地叫喊/无人看/无人应”。在油锅地狱，“她没有了，油锅里/只有一束束高高的浪花/飞起，跌落/再飞起/再跌落”。“从刀山到油锅、寒冰地狱/从剑树到拔舌、毒蛇地狱/从剐碓到锯解、铁床地狱/从黑暗到粪秽、矛戟地狱/从镬汤到铁轮、刀船地狱/从饿鬼到阿鼻、截膝地狱”，她代人类受过所有的苦难。在矛戟地狱中，小鬼们用矛戟戳她的肚子，她想到的是自己的儿子，“我的儿子们，还好/你们已经离开妈妈的肚子/降落人间/你们安全就好/现在，妈妈在矛戟地狱/想你们/在阳光下扬起的笑脸/妈妈咬着牙/没有



哭”，这分明是作为人母的作者的苦难经历幻化来的。一个养鸡女的小鸡跑到佛殿，害得和尚犯戒杀生，和尚却认为养鸡女才是罪魁祸首，就将她刻在刀船地狱中，作者在千年后为养鸡女鸣不平，“天大亮后/我看到她坐在石头上/面带微笑/鸡笼盖子轻轻飞起来/两只鸡宝宝伸长脖子/正啄食一条大蚯蚓/还有一些鸡宝宝/在叫/在喊/在扑腾”，养鸡女的在天之灵应当得到安慰了。我们过后才会恍然大悟，在这里，作者的命运和大足的历史已经融为一体，不知何时我们也已经置身其中，这正是红线女诗歌的魅力所在。

在地狱中，人类通过这个受苦受难的人得到救赎，“来吧，把所有的罪孽与灾难/前世的今生的来世的/父母的爱人的儿女的兄弟姐妹的/所有我爱着的/和爱我的/都给我”，最终进入“红尘恋恋”。红线女带我们进入一个梦幻的小镇龙水，这里是大足的中心，也是她的故乡，诗中这个女人仍然是融合了作者和芸芸众生的人，“我回来了/我又走在大地母亲的身上/走在濑溪河边”，她知道“生老病死/善恶因果/随业而升，业尽而沉/六道轮回，永无终期”，不过“我不会逃跑/今生不会/来世/也不会”，“我还要继续/爱这个世界/爱所有的孩子和鲜花/风骨/血肉/灵魂/爱所有的天空/爱所有的石头”。她为我们描述了梦幻般的童话世界龙水：“笛音袅袅/大地洞开/彩云飞舞/百鸟欢腾/它们飞过山岗，飞过悲悯，飞过永恒”，“歌声涉水而下/被走马桥拦腰抱住/在我的出生地/我亲眼看见她的歌唱——/红蜻蜓四处飞/萤火虫打灯笼/小母鸡打着鼓/南瓜花处处开/奶奶的洗衣槌铿锵有力



／妈妈的大蒲扇和风徐徐”，“从乡村到乡村／从微尘到巨蟒／从急流到空气／从崎岖不平的山岩到森林／从秃鹫血腥的阴影到月亮的闺房／歌声比时光长／比堆满粮食的故乡还长／像露珠／像生命的潮／像妈妈的祖国／走向黎明／走向我们／走向世界”，我们都仿佛进入她的这个乌托邦式的家园。她以象征的手法描述我们六道轮回的世界，“房子猛烈摇晃／六扇窗户大开／黄狗叫嚣着／冲进尘埃／马车般飞扬／乌鸦追着美酒和葡萄／越去越远／像消逝的草屑／蛇敲起皮鼓／跳起泣血的舞蹈”，“犬、鸦、蛇、狐、鱼、马”分别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的代表，我们的轮回可以如此多姿多彩。人类面临地狱的种种苦难，我们仍然要坚定地前行，在这大千红尘中我们跟随她经历悲欢离合，跟随她演绎爱恨情仇。

“生命升华”中，红线女将目光投向芸芸众生，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弱势群体，她要用爱来拯救这个世界。在诗中释迦牟尼不是高不可攀的神，他有出生和死亡，有母亲的爱，“我们要像释迦那样／做妈妈的眼睛／做妈妈的拐杖／做妈妈的粮食／甚至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她／一代一代／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由对母亲的爱扩大到大地，“我们要爱／摩耶妈妈，母亲，大地／黑夜和黎明／平静和幸福／像花一样开／像花一样谢／如此平凡，而又／无所不能”，她要用这种大爱拯救在苦难中的人群，我们在苦难中总是看到希望，这也是现实中的红线女坚强地活下去的理由。

最后“大地万古”，“从韦君靖和龙岗寨／从宝顶山和赵智凤／从大足石刻／从六道轮回中／从最后一扇窗／从



最深的山谷”，“走出来/和大地一起/和世界一起/和人民一起/歌唱，歌唱/歌唱”，我们跟随着红线女经历了一次世界的变迁，从大地开始，到大地结束，“大地万古/生命永恒”，我们的世界完成一次完整的轮回，我们的心灵也被完整地荡涤一次。

红线女的苦难的经历我在这里不讲，大足石刻的状况也不讲，读者只需从这首长诗中去感觉。在这首长诗中，大足的历史和个人的命运已经融合为一体，大足已经不是大足，从大足到世界，从大足到人心，这些诗句仿佛梵音赞颂，红线女是在为我们念诵大悲咒，人心因此得以荡涤。我希望大足大足，人心大足，世界大足，读者读完这首长诗后大足！

2010年10月18日于 北京 鲁迅文学院



曹 谁：原名曹宏波，曾用笔名顷咽。1982年6月5日出生于山西。青海省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1999年开始写诗，目前有诗集《谁在苦闷中象征》《冷抒情——亚欧大陆牧歌》，长诗单行本《亚欧大陆地大史诗》，长篇小说《巴别塔尖》《昆仑秘史1：时间地轴》，散文集《巴别塔尖手记》，游记《自由书：西藏新疆游历记》。”

大诗主义发起人，代表诗人。创立民刊《大诗刊》，撰写长篇诗论《大诗学》。2010年被数十家网络媒体组成的中国媒体网盟评为“2010中国十佳年度青年诗人”。现就读于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